

隋史遺文

四

21
1544
5



1544
5

劍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卷之四

第十六回

羅元帥作書貽蔡守 秦叔寶贈金報柳氏

詞曰

壺漿漂水邊。麥飯淮城下。誰解風塵辨異才。
頓長英雄價。便欲一心銘。肯惜千金謝。莫。
教負義在男兒。貽得千秋罵。

右調卜筮子

困阨中施恩最易。困阨中感恩最深。况在裙釵女。

隋書

卷四 第十六回



流。更令人耿耿不化。至如溧水女子。以死絕子胥之疑。身既不存。報於何望。漂母暮年之人也。那裡擬得定身。見韓王孫富貴。這俱是不望報的。但英雄豪傑。在困頓中。得這一極恤。也不論他有心求報。與不求報。我心自不容割下。話說那羅公子轅門外取巧。把弩箭發了去。公子力大弓硬。箭猛。將鷹心打穿了。那箭若是硬翎的。釘在鷹身上。也不妙了。却是軟翎的。箭穿心打過。那鷹翩翩蹣蹣。裹着叔寶那一枝箭。落將下來。五營四哨大小官將。

頭目人等一聲喝采。

旁觀讚歎一齊起。

當局精神百倍增。

連叔寶也不知這個鷹。怎麼射將下來的。公子急藏弩擔掩袍服。內領四員掌家。上馬先回帥府去了。中軍官取鷹上來獻。羅公自有爲叔寶的私情。親自下帳。替叔寶簪花掛紅。動鼓樂迎回帥府。如今還是班班筭。

他日成竿釣錦鰲。

分付其餘諸將。不必射箭。一槩有賞。筵宴諸將。賞勞三軍。羅公也自回府。公子先回帥府。此事不曾。

對老母說恐表兄面上無顏。羅公回到府中分付擺家宴。席上對夫人道：「令姪雙簡絕倫，弓矢尤妙。只是鎗法欠於傳授。」向秦瓊道：「府中有個射圃，賢姪可與汝表弟習學鎗馬。」秦瓊道：「極感成就之恩。」自此表弟兄二人日在射圃中走馬使鎗。羅公暇時自來指撥教導。叫他使獨門鎗發暗箭，打敵百發百中。他兩人膂力既有，心思更靈，不數日已都習熟。羅公又道：「若恃這些武藝，還是一勇之夫。又取三畧六韜，孫吳兵法，令他溫習。自己與他講解。」

可是

經文緯武丈夫事

肯作庸庸兒女流

光陰荏苒，因循半載有餘。叔寶却是個孝子，當初奉差潞州，首尾止有半年。老母在山東，不得回家。千態萬狀，逼出許多事來。今日在羅公帥府，難道樂而忘返。把老母就置之度外。可憐他思母之心，無時不有。只因他曉得一分道理，想道：「我若是到幽州來探親住的，日久說家母年邁，就好告辭。我却是問罪來的人，幸遇姑爹在此，爲官提拔。若要

隋

卷四

第十六回

告辭我又曉得這個老人家任性肯放我去得滿心願他若道今日我老夫在此爲官你回去也罷了若不是我老夫爲官你也回去麼那時歸又歸不成住在他府內又失了他的愛這個話不是今日纔想自到幽州就籌筭到今却與表兄弟厚了當時央公子對姑娘說姑爹面前方便我回去罷家母年老離家日久提心弔膽放他不下公子的性兒他若不歡喜這個人在他府中時刻難容他與表兄英雄相聚意氣符合捨不得表兄去就是父

母有打發表兄去的意思他還要在中阻撓怎麼肯方便他去又不好說我不要兄去恐表兄見怪少年人口角春風說謊道前日晚間已對家母說父親也說只在這幾日打發兄長回去人家大沒處對問一次下來因循个把月日彘連騙他幾次只管遷延過去直到仁壽三年八月間一日清晨羅公于書房中考校他二人學問此時公子還不會梳洗羅公坐于堂上着小童催促忽然擡頭見粉牆上題四句詩羅公認得秦瓊的筆迹寫便是

叔寶寫的。却不是他做的。叔寶原也不會做詩。却是什麼人做的。緣叔寶公門當差。使出入街道上。小人們無稽之談。聽在耳內。記在心裏。今日觸景。寫于壁上。羅公他是個尊官。不曉得街道上。有這樣口談。只認是秦瓊。心上所發。一見了詩。拂然不快。這四句怎麼道。

一日離家一日深。

猶如孤鳥宿寒林。

縱然此地風光好。

還有思鄉一片心。

公也不等一子相見。轉身竟回後堂去了。老夫

人迎着道。老爺書房中。考校兩個孩兒的學問。怎麼匆匆進來。面有怒容。羅公嘆道。他見不自養。養殺是他兒。夫人道。老爺為何發此言語。羅公道。夫人自從令姪到幽州。老夫看待他。就與吾兒羅成一樣。並無親疎。我也只待邊庭有風聲反亂。着他出馬立功。我表奏朝廷。封他一官半職。衣錦還鄉。不想邊庭寧息。不能如願。令姪却以老夫為恩。反以老夫為怨。適纔到書房中去。堂前壁上寫着四句胡言。後邊兩句。一發可笑得緊。道縱然此地

風光好，還有思鄉一片心。這等反是老夫稽留他在此，不是夫人聞言，眼中落淚道：先兄棄世太早，家嫂寡居異鄉，止有此子，出外多年，舉目無親，老爺如今扶持舍姪，就是一品服還鄉，不如叫他歸家看母。

救水自可樂

鐘鼎何足貪

羅公道：夫人的意思，也要令姪回去。老夫人道：老身懷此念久矣，不敢多言。羅公道：不要傷感，今日就打發令姪回去，叫後堂備饌，行酒傳令出去，與

中軍營中討一疋好馬，用長路的鞍轡，進帥府公用。羅公到自已書房，叫童兒前邊書房裡，與大叔講，叫秦大叔把上年潞州寄庫物件，開個細帳來。我好入書，前日看報，那蔡建德會做官，地方官保他廉潔，復任在潞州。如今正好打發秦瓊到彼處，自取去罷。童兒到書房中道：大叔，老爺的意思，打發秦大叔往山東去，教把潞州寄庫的物件，開細帳，老爺入書，公子却補前邊，只用春風笑進裏邊來。表兄何如？前日晚間對家母說，家母不肯，他被

我纏不過說了幾遍轉對父親說了打發兒回山東去把潞州寄庫的東西開了細帳叫兒長自去取叔寶聞言如開籠放鳥那潞州東西不消思想每夜睡不着的時節盤筭熟了取金錢籥細開明白童兒取回羅公寫兩封書一封是潞州蔡刺史處取行李一封是舉薦山東道行臺來總管衙門的薦書酒席完備叫童兒請大叔陪秦大叔出來飲酒老夫人却不曉得開帳寫書之事恐叔寶懷抱不開指着酒席這是你姑爹替你餞行的酒叔

寶哭拜于地羅公用手相挽不是老夫屈留你在此我只說待你邊廷立功之後得一官半職回鄉以繼你先人之後不想邊廷寧息不得如我的意思令姑每道令堂年高我如今打發你回去這兩封書一封書到潞州蔡建德處取鞍馬行囊一封書到山東投與山東大行臺兼青州總管姓來名護兒我是他父輩如今分符各鎮一方舉薦你在他標下去做個旗牌官日後有功也還圖個進步叔寶叩謝拜罷姑母與表弟羅成對拜四拜入席

飲酒數巡，告辭起身。

久矣空齋盼白雲。

羅衫猶惹淚成文。

一鞭適指青齊路。

怪是前村日易燠。

此時鞍馬行囊俱已稍搭停當，出帥府，就是尉遲昆玉這些朋友，一時曉得俱備酒留飲。叔寶畧領其情，都有所贈。因限于職役，不能遠送。獨張公瑾要留叔寶在家幾日，又因叔寶急歸，不好十分相強。公瑾草草寫書附復，單雄信遂各分手。後會有期。叔寶歸心如箭，連夜馬不停蹄，竟奔河東潞州。

入城到府前飯店的王小二先看見了，往家飛跑，叫婆娘不好了。柳氏道：你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不好了？小二道：當初在我家少飯錢的那個秦客人，爲傷人命官司，又累我用了銀子，問罪往幽州去一二年，到掙了一個官來，纏絲大帽，氣昂昂的騎着馬往府前來，想是討什麼過關口糧。他惱得我緊與下衙講了去，也拿我打一頓板子，却怎麼處？柳氏道：丈夫好話都是古人說盡了。去時留人情轉來，好相見。當初我叫你不要這樣炎涼，你

不肯聽我說。如今沒面目見他。你躲了罷。小二道：我躲不得。柳氏道：你多大個人，躲不得。小二道：不是我人大，躲不得。做生意不好，你要說我不在家。我却是在飯店。倘他說我，在在見，等他相見，我怎麼躲得。這些時，柳氏道：怎麼樣。小二道：你只說我死了罷。人死不記冤，打發他去了。我纔出來。王小二這句話，不是站着說，他着了忙，出這一個題目。與妻子慌忙走開了。柳氏却是個賢妻，只得依了丈夫。在家下假做休囚景象，哭啼啼。叔寶到店

門外面，拴了馬。柳氏迎道：泰爺來了。叔寶道：賢人，我還不得進來拜謝你。叫手下看了馬，上行李待我到府中投文書來。取羅公書，竟往府中來。此時蔡公正坐堂上，守門人報幽州羅爺差官下書。蔡公分付着他進來。叔寶是個有意思的人，到那得意之時，愈加謹慎。進東角門，捧着書，一步步走將上來。蔡刺史公座上，就認得是泰瓊。起初聞知風聲了，走下滴水簷來，優待以禮。叔寶上月臺，庭參拜見。蔡公先問了羅公起居，又以美言慰勞一番。

然後說到，就是仁壽二年皂角林那椿事，我也從寬發落。叔寶道：蒙老大人提拔，泰受感恩，不淺。蔡公道：那童環全甲從幽州回來，道及羅老將軍是令親，我也十分歡喜。反指示下到幽州與令親相會了。叔寶道：舍親羅公有書在此，蔡公叫接上來。蔡公見書封上，是羅公親筆，不好回公座開緘。立着就打開書看道：泰壯士，羅老將軍這封書也，沒有別說，只是取昔年寄在我潞州的物件。叔寶道：是蔡刺史叫庫吏取仁壽二年寄庫贓罰簿。庫

吏與庫書除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將贓罰簿呈到公座上。蔡刺史用硃筆對羅公的來書點書，上有一件贓罰簿，上就有箇前件頭一行，是整銀十塊，計重三百六十兩，是當日皂角林捕人進房，已失了些，又加參軍廳乘機乾沒。蔡刺史見與書不對，便遲疑道：前日參軍廳解來，止得此數，這仔麼處，須得根究了。叔寶道：想在皂角林晚間相打時，失去了些，這也不敢費老爺清心。蔡刺史又對第二行，碎銀五十兩，另封第三行，却又差訛了。書上是

黃廳馬一匹。他府庫裡沒有替人把馬養幾年的。理却官賣了三十兩銀子。總封在庫裏造在冊上。是馬價銀三十兩。五色潞紬十疋。做就寒夏衣四套。段帛鋪蓋一副。枕頂俱在。鍍金馬鞍轡一副。鏡扎俱全。金裝簡二根。用硃筆一點過。叫庫吏查將出來。月臺上交付秦瓊叔寶一個人。也拿不得許多東西。就是解他的那童環金甲。官面前不好施禮。却幫扶他拿這些東西。官知道也不責備他。二人分付庫吏。動本府項下公費銀一百兩。包封

送羅老將軍。令親秦壯士爲路費。這是

時來易覓金千兩。

運去難賒酒一壺。

叔寶拜謝蔡公。拿着這一百兩銀子。二友替他搬了許多行李出門。竟往王小二家中。柳氏哭拜于地道。上年抽夫不是。多少炎涼。得罪秦爺。元來是作死。自秦爺爲事。參軍廳拘拿窩家。用了幾兩銀子。心中不快。得病就亾故了。叔寶道。昔年也不干你丈夫事。是我囊橐空虛。使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態炎涼。古今如此。只是你那一針一線之情。到今

銘刻于心。今日既是你丈夫亡故，你也是寡婦孤兒了。我曾有言在先，你可比淮陰漂母，但恨我不能效韓信有千金之報，權以百金爲壽。柳氏拜謝，富來報德易，困日施恩難。

所以韓王孫

千金酬一餐

叔寶與佩之國俊見禮，却把領出來的那些物件，稍在馬鞍轡傍，馬就壓姓了。這馬是中軍官塘塞羅公，縱好也不經叔寶的頓挫，連夜奔馳騎壞了，怎麼聽的這些重物，佩之道：「小弟二人且牽馬陪兄到二賢庄，單二哥處重借馬匹回鄉。」辭別柳氏，柳氏千聲萬謝，三人竟出西門，往二賢庄去了。畢竟不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看羅公子周全叔寶，愛戀叔寶，真有一段至情。後日事業已見其槩矣。叔寶贈金與柳氏，固是厚道，然其夫婦粧成圈套，亦世所不乏，不可與操母事同論也。

第十七回

單雄信促歸秦叔寶 來摠管遣賀楊越公

詩曰

友誼雖云重。

親恩自不輕。

難壇堪係念。

鶴髮更縈情。

心逐行云亂。

思隨春草生。

倚門方念切。

遮莫滯行旌。

五倫之中。生我者親。知我者友。若友亦不能成人之孝也。不可稱相知。叔寶在羅府時。只為思親一

念無慮功名原是能孝的。不知在那要全他孝的。朋友其心更切。如那單雄信。因愛惜叔寶身體。不使同樊建威還鄉。後邊惹出皂角林事來。發配幽州。使他子母隔絕。心甚不安。但配在幽州。行止又由不得。雄信真有力沒着處。及至有人報知叔寶。回潞州。搬取行囊。雄信心中快然。雄信道。此番必來看我。辦酒倚門等候。也只說叔寶馬來得快。不想馬走壞了。步行遲緩。直等到月轉東山。花枝弄影。還在那里倚門翹首。遠聞林中馬嘶。雄信高言。

問可是叔寶兄來了。佩之答道。秦大哥不遠千里而來。雄信鼓掌大笑。真乃月明千里故人來。到庄相見。携手喜動顏色。得佩之國俊陪來。最好。到庄下馬。拆鞍。搬行李入書房。取拜禮。與叔寶頂禮相拜。

已駕踪跡參商隔。何意還成萍梗逢。

綠酒銀燈相對處。却疑身在夢魂中。

見成酒。檯將過來。四人入席坐下。叔寶取出張公瑾回書。送雄信看了。雄信舉杯道。上年見到幽州。

行色匆匆，就有書來，不曾寫得詳細，與羅令親相會的情由。今日願聞在令親府中二載所作何事。叔寶停杯道：「小弟有千言萬語，要與兄講，及至相逢，一句都無待等，與兄抵足，細訴衷腸。雄信把盃放下了道：「不是小弟今日不能延納，有逐客之意。杯酌之後，就欲兄行，不敢久留。」叔寶道：「爲何雄信道：「自兄去幽州二載，令堂老夫人有十三封書到寒庄前邊，十二封書都是令堂寫來的，小弟有遺具甘旨，回書安慰令堂，只今一個月之內。」雄信道：「雄信道：「尊正也能書，書中言令堂老夫人有恙，不能執筆修書。小弟如今欲兄速速回去，與令堂相見一面，全人間母子之情，豈可因友道而絕人間孝道？」叔寶聞言，五內皆裂，淚如雨下道：「單二哥，若是這等，小弟時刻難容，只是幽州來馬被飛騎壞了，程途遙遠，心急馬行遲，怎麼了得？」雄信遂自允幽州去後，潞州府將兄的黃騰馬，發出官賣，小弟恐落于庸夫俗子之手，將三十兩銀子，納在庫

內買回寒舍，養得復舊如初。我但是想見，就到槽頭去看馬。覩物思人，昨日到槽頭，兄的良馬知道故主回來，嘶喊踢跳，有人言之狀，今日可可足下到此，叫手下將秦爺的黃騰馬牽將出來。馬見故主，揸尾番胸，人馬相逢，傍觀却也感動。叔寶拜謝，雄信就將府裡領出來的鞍轡，元是雄信像這個馬的身軀做下的。擦抹乾淨，備將起來。將那重行李梢上，不入席飲酒，辭別三友，牽馬出庄，衣不解帶，縱轡加鞭，如逐電追風，十分迅捷。

及第思鄉馬

張帆下木船

流星不落地

弩箭乍離弦

那馬四蹄發跑，耳內只聞風吼。逢州過縣，一夜天明，走一千三百里路。日當中午，已到齊州地方。叔寶在外首尾三年，還可只到本地，看見城牆，恨不能助生雙翅，飛到堂前。反焦躁起來，將入街道，翻身下馬，牽着步行，把纏蹠大帽往下按一按。但有朋友人家門首，遮着自己的面貌，低頭急走，轉進城來，遠着城脚下，到自己住宅後門，可憐常家人。

三年不在，房屋凋零，門牆頽敗。叔寶一手牽馬，一手敲門。他娘子張氏在裏面問道：「呀，風雨不洒，寡婦之門，我兒夫經年在外，是什麼人經過，擊我家後門？」叔寶聞得，妻子說了這幾句節操言語，撲簌簌淚落一陣，陣心酸，開口便問道：「娘子，我母親病好了麼？」我回來了。娘子聽見丈夫回來，答應道：「還不得好。」叔寶心上畧寬些。娘子急急開門，叔寶牽馬進來。娘子關門，叔寶拴馬。娘子是婦道家，當初丈夫出去時，還是個布衣的小人，今日見他回來，這等打扮，也不知做了多大的官，回來了。心中悲又喜。叔寶纔與娘子見禮。張氏道：「奶奶喫了藥，方纔得睡，虛弱得緊，你緩着些進去。」叔寶躡足潛踪，進老母臥房來。家下應門無三尺之童，祇有兩個丫頭。三年後，都已長大了。老奶奶久病，沒有男人，滿房都是陰氣。叔寶上踏板，伏在床邊，見老母面向裏床，鼻息中止，有一線游氣，模模勝臂身軀，像枯柴一般。叔寶自知手重，只得住手，摸椅子在床邊上，叩首低低道：「母親醒醒罷，那老母遊魂復

返身體沉重，翻不過身來，朝床裡還如夢中，叫媳婦媳婦，跪在床前道：媳婦在此，秦母道：我那兒，你的丈夫想已不在人世了，我纔瞋目畧睡一睡，只聽得他床面前絮絮叨叨的，叫我想是已爲泉下之人，千里還魂來家見母了，媳婦便道：婆婆，那不孝願兒子回來了，跪在這裡，叔寶叩首道：太平郎回來了，秦母原沒有病，想兒子想得這般模樣，聽見兒子回來，病就去了，一半平常起來，解手，少年媳婦同兩個大丫頭攙手，日還攙不起來，只聽見是兒子回來，就爬起了，坐在床上，忙扯住叔寶手，老人家哭不出眼淚來，張着大口，只是喊將秦瓊，膀背上下亂捏，秦瓊就叩拜老母，老母分付你不要拜我，拜你的媳婦，你三載在外，若不是媳婦孩兒能盡，婦道我死久矣，也不得與兒相會了，叔寶遵母命，轉身拜張氏，張氏跪倒道：侍姑乃婦道之當然，何勞丈夫拜謝，夫妻對拜四拜，起來坐于老母臥榻之前，秦母問在外三載作何勾當，羈畱到今，秦瓊將潞州顛沛，遠戍幽州，得遇姑爹爲帥，提

拔府中因循二載，今日始得回鄉，說與母親，老母道：你姑爹做甚官，你姑母可曾生子，可好麼？叔寶道：姑爹現爲幽州大行臺，統十萬大兵，鎮守迤北，姑母已生表弟羅成，相會時十二歲，今年十四矣。秦母道：且喜你姑母已有後了，隨掙起穿衣，命丫鬟取水淨手，叫媳婦拈香，要望西北下拜，謝潞州單員外救吾兒活命之恩。兒子媳婦一齊攙住道：病體怎生勞動得老母道：今日得母子團圓，夫妻完聚，皆此人大恩，怎不容我拜謝叔寶道：待孩兒媳婦代拜了，母親改日身子強健，再拜不遲。秦母只得住了，次日有諸友拜訪，叔寶接待，叙間濶之情，却就收拾那羅公這一封薦書，自己開個脚色手本，因薦他爲將，戎服打扮，帶兩根金裝簡，往來總管帥府投書。隋自煬帝卽位後，改州爲郡，設郡守郡丞，又差京朝官爲按撫黜陟大使，先時承着那周時舊制，每州沒有刺史，總各道行臺，這來總管他是江都人氏，原也是世廕，因平陳有功，拜黃縣公開府儀同三司，山東大行臺兼齊州總管，是

日正放砲開門升帳坐下。叔寶隨投文人進帥府。來公看了羅公的薦書，又看了秦瓊的手本，叫秦瓊上來。叔寶答應有，這一聲答應，似牙縫裡迸出。春雷舌尖上跳起霹靂來。公擡頭一看，秦瓊跪在月臺上，身高八尺，兩根金裝簡懸于腕下，就是李天王兩座金塔倒懸，身材凜凜，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鬢蒼黑如刷漆，胸脯橫闊，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句軒昂，吐千丈凌雲之志氣。來公喜得其人，叫秦瓊：「我看你這脚色手本，在你那羅爺標下，也只是個列名旗牌。我衙門中大小官將，却都是論功行賞，法不好私親。權補你做一個實受的旗牌。日後有功，再行陞賞。」秦瓊叩首道：「蒙老爺收錄于帳下，感知遇天恩不淺。來公分付中軍，就給付秦瓊本衙門旗牌官的服色，點鼓閉門。叔寶回家取禮物饋送中軍，又遍拜同袍旗牌聽用等官，送些書帕拜見，又置酒相請。叔寶管二十五名軍漢，這二十五名人開連名手本到秦爺宅上，叩見秦叔寶，却是有作爲的人。自幽州回來，不下有

千金囊橐。當年父在北齊爲官。老夫人曾受過誥命。就將囊中之物。修蓋房屋。改換門閭。在來行臺府中。雖做旗牌。來公推屋上之烏。另眼相看。言聽計從。叔寶自此得祿養親。爲旗牌三個月。是日隆冬天氣。叔寶在帥府伺候。本官堂事已完。俱各出府。來公叫秦瓊不要出去。到後堂伺候。秦瓊隨至後堂。跪下來。公道：你在我標下爲官。三月並不曾重用。來年正月十五。長安越公楊爺六旬壽誕。我已差官往江南織造一品服色。昨日方回。欲差官齊禮前去。天下荒亂。盜賊生發。恐中途疎虞。勞而無功。你却有兼人之勇。可當此任麼？叔寶叩首道：老爺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旣蒙老爺差遣。小的不敢辭勞。來爺分付擊雲板。開宅門。私宅傳禮出來。卷箱封鎖。另取兩個大紅皮包。公座上有發單。開卷箱照單檢點。付秦瓊入包。

計開

圈金一品服五色計十套
玲瓏白玉帶一圍
光白玉帶一圍
明珠八顆
玉玩十

件 馬蹄金一千兩 壽圖一軸 壽表一

道

話說那越公楊素的壽誕外京藩鎮官將至于士分謙下，不過官銜禮單，怎麼用這個壽表，他也不。是上位文皇帝之弟，乃突厥可汗一種，在隋時有戰功，賜御姓爲楊，他出爲大將，曾平江南，入爲丞相，官居僕射，籠冠百僚，權傾中外，況且文帝與他言聽計從，因他廢了個太子，囚了個蜀王，在朝各文武在外藩鎮，半出他門，以此天下官員以王侯尊之，差官賚禮，俱用壽表。來公賞秦瓊馬牌，令箭，破格優待，又賞此安家盤費銀兩，傳令中軍官營中發三匹馬，兩匹背包，引馬一匹，差官坐馬，叔寶與中軍官上下相和，揀選二名壯丁，健步背包，那坐馬載不起，叔寶虎軀，折一匹料草銀兩，叔寶坐自己黃廳馬，叔寶令健步背包，歸自家宅裏，燒腳步，希起身，把福物賞兩名健步，自己却往後堂來，拜辭老母，老夫人見秦瓊收拾得行色匆匆，跪于膝前，就眼中落下淚來，道：我兒，我殘年暮景，喜的

是相逢怕的是別離在外三載歸家不久目下又要遠行莫似當年使老身倚門而望秦瓊道兒今非昔比奉本官馬牌馳驛往還來年正月十五賞過壽禮只在二月初旬準拜膝下分付張氏晨昏定省張氏道不必分付叔寶令健步背包上馬長行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秦母不感羅公恩却感雄信恩不遙拜姑母姑夫却遙拜雄信豈非女中丈夫安得如此

秦母見子遠歸意真情懇天下惟骨肉之誼乃能有此

第 回

齊國遠嘯聚少華山。秦叔寶引入承福寺。
詞曰。賦重生愁民窮產絕。暗中每批英雄腕。攘
攘豺虎滿山林。生民何計逃塗炭。○莫浪
典嗟。休生長嘆。衣冠豺虎。偏雄悍。切人何
必逞。戈矛筆尖。落處皆糜爛。

右調踏荷行

如今人最惱的。無如強盜。不知強盜豈沒人心。豈
不畏法度。有等不拿刀斧。強盜去剝削他。驅迫他。

這翻壯士有激胡爲窮弱苟且逃死便做了這等
勾當。便如隋時盜一錢者死。法豈不嚴。但當時重
關。閱輕寒微。加以峻法嚴刑。大兵大役。民不聊生。
自然不知不覺。大半流爲盜賊了。故此也不只一
處。到處生發。只是多寡強弱不同些。叔寶離了山
東。過河南。進潼關。渭南三縣。到華州華陰縣。少華
山地方。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陡峻。古椎高松。盤翠蓋。握牙老
樹。掛蒼虬。怒瀑千尋。寒氣沁侵。毛骨危崖萬仞。

秀色點點。映水矜層坡。過鹿成羣。隔澗輕颺飛度。
白日陰森。多殺氣。青松杳靄。絕人烟。旣無道字。
僧寮。定是虎穴賊藪。

叔寶正行之間。見山勢險惡。分付兩名健步。緩行
待我。自己當先。那兩人騎坐背包的馬。乃營中的
小馬。却要行在千里龍駒之先。不住加鞭。縱轡。叔
寶收住龍駒。只差得一步。二人聞秦爺叫。緩行。那
馬就慢將下來。二人道。秦爺正要趕路。怎麼轉叫
緩將下來。叔寶道。你二人不知此間山勢險惡。恐

有及人潛藏待我自己當先二人曉得路上難走
賴秦爺是個豪傑纔壯了膽見叔寶說怕有及人
兩個健步在馬上嚇得寒顫也就不敢往先行走
讓叔寶領紫絲韁縱黃廳馬三個人膊馬相推邁
出谷口只見前面簇擁着三籌英俊貌若靈官橫
刀躍馬攔住去路好生利害怎見得但見

鬚髯穠鬱面貌賤搜雙眸橫轉電光流高咤一
聲耳霹靂震雄赳赳渾身板肋青綻綻滿手虬筋
頭戴錦札巾燦輝輝中懸金鏡腰束着銀

帶明晃晃斜掛吳鉤拍馬迎風似神龍戲海揮
刀閃月如翼虎飛空果然群盜之雄真乃萬夫
莫敵

此人橫刀立馬叫畱下買路錢來這個就見得秦
叔寶勇者不懼見了許多嘍囉付之一笑道離家
三步遠別是一家風在山東河南綠林響馬聞我
姓名皆抱頭鼠竄惜命逃生今日進了關中地方
盜賊反來問我討買路錢我如今不要通名通姓
恐嚇走了這個強人這叫做走了獼猴沒得弄了

叔寶把雙簡往後一耀，叫健步退遠些。縱馬搖簡，照此人頂梁門，雙簡摺疊打將下來。來者不善，答之有餘。此人舉金背刀招架，雙簡打在刀背上火星亂爆。放開坐下馬殺，做一團刀來簡架，簡去刀迎。約鬪有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正是

才奇司馬逢諸葛，力猛張飛遇馬超。

山上還有兩個豪傑，倒有個與叔寶通家。就是王伯當。因別了李玄邃，打此山經過，也因遇了寨主。戰他不過，知是豪傑，畱他入寨。那攔住叔寶討常

例的，叫做齊國遠。上邊陪王伯當飲酒的，叫做李如珪。正飲酒之間，嘍囉傳報上聚義廳來。二位爺齊爺巡山，遇公門官將討常例。不料那人不伏，就殺將起來。三四十個圍合，不分勝敗。小的們旁觀者清，見齊爺刀法散亂，敵不過此人。請二位爺早策應。他這班英雄義氣相尚的，聞齊國遠不能戰勝他人，分付手下看馬。各取鋒利器械，離聚義廳出宛子城下三座山關，看見平地人賭鬪。伯當在馬上，看那下面交戰的，好像秦叔寶模樣，相厚

朋友恐怕損傷，半山中高叫道：齊國遠，不要動手。此山有二三十里路高，就下來一半，還有十數餘里，却怎麼叫得應？空谷傳聲，却自不同。况豪傑聲若巨雷，山鳴水應。此時齊國遠相持，跨馬輪刀，也不知叫誰，也不知誰叫，也還在那廂抵死相持。只聽得半山裡，就是雷響，遶山坡忽出，忽沒塵頭起處，四騎馬，簌的一響，已到平地。伯當道：果然是叔寶兄，二將都丟兵器，解鞍下馬，上前陪罪。伯當便要邀歸山寨，叔寶此時怕驚壞了兩名背包健步。

忙去安慰他，那兩名背包的健步，自叔寶與賊人搭上，家伙交戰，已下馬多時，把禮臺在松樹根下安了，將馬頭牽轉，拴拴肚帶，倘秦爺不濟，棄了禮包，騎空馬逃命。還鄉叔寶恐怕嚇壞了這兩人，叫道：你們兩個不要着忙，不是外人，乃相知朋友相聚在此，方纔放心。伯當道：是兄從者麼？叔寶道：有兩名健步，李如珪分付手下，擡秦爺行李上山，衆豪傑俱各上馬，邀叔寶同上少華山，進宛子城，三座高關，入聚義廳，俱各聚禮。伯當引手，彼此陪罪。

重新擺酒與叔寶接風洗塵。伯當與叔寶聚間瀾。寒溫自仁壽元年十月初一日在潞州西門市店中分手。次日同雄信到王小二家中來奉拜。見已長行。值雄信有乃兄之變，不得追見。我們各自散去。後來聞得見長潞州遇着一場官司，因路程遙遠，首尾不能相顧。今日幸得相逢此地，願聞兄長行藏。叔寶却就講雄信贈金皂角林誤傷人命，二進潞州被蔡刺史問成重罪，虧雄信仗義，不惜千金之費，改議從寬。遠戍幽州，幸遇舍親羅公鎮守。

幽州提拔於帥府，創傳習一翻武藝。及至回鄉，却又承羅公有書薦在來總管標下爲官。也只是個旗牌官的執役。奉本官遣差齊捧禮物，趕來年正月十五長安楊越公府中拜壽。適纔齊見見教得會諸兄實三生之幸也。因問李玄邃踪跡。伯當道：他因楊越公公子相招而去。想也在長安。叔寶又問伯當：你緣何在此。伯當道：小弟因此山經過，蒙齊李二弟相留日久，已修書雄信，要去過節盤桓。今日遇見兄長，進長安公幹。小弟却就鼓起這個

興來、
一哥處去了、陪兄長安齋賀、就去看
兼訪李玄邃、叔寶是個多情的人、道兄長有此
高興、同行極妙、齊國遠李如珪開言道、王兄同行、
小弟願隨鞭凳、叔寶却不敢、遽然招架、心下暗想、
王伯當偶在綠林中走動、却是個斯文人、進長安、
沒有滲漏處、這齊國遠李如珪、却是兩個鹵莽滅、
裂之人、常言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
知你看那齊國遠的嘴臉、若同他、到長安、定要惹、
出一場不軌的事來、惹出事來、定然波及于我、却、
又不好當面說他、兩個去不得、只得用粉飾之言、
搪塞齊國遠、李如珪二人道、二位賢弟、不要去、王、
兄他是不愛功名富貴的人、弃了前程、飄蓬于湖、
海、看你二位志向不同、適纔山下相遇、齊賢弟、那、
個刀法、井井有條、行行有款、我秦瓊儘平生伎倆、
還攔不住、蒙邀我到山寨來、見創立的關隘城、
垣、房屋殿宇、規矩森雄、倉廩富足、人丁壯健、隋朝、
將亂之秋、舉少華之衆、則隋家疆土有分、事卽不、
果、退居此山、足以養老、若與我同進長安、看燈不、

過是兒戲的小事。京行就要一個月方回。蛇無頭而不行。衆人散去。二位回來。將何爲根本。那時却不歸怨于秦瓊也。齊國遠。以叔寶爲誠實之意。便也遲疑。李如珪却大笑道。秦兄小覷我與兄弟。難道我們自幼習武藝。時節就要落草爲寇也。只爲粗鄙不能習文。只得習武。想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習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因膂力過人。學得奇射。後來果然弓馬熟閑。到長安取功名富貴。因奸臣當道。我們沒奈何。同些不得第的人。哨聚此山。待時而動。兄倒說我二人在此打家劫舍。養成野性。進長安恐怕不遵兄長約束。惹出禍來。貽害仁兄。不領我們去。是正理。若說怕小弟們無所歸着。只是小覷我二人了。是要把綠林做終身的了。把個秦叔寶說個透心涼。叔寶又不肯認做薄情的朋友。二位賢弟。若是這等多心。大家同去。就罷了。齊國遠道同去。再也無疑。分付嘍囉收拾戰馬。千百人中選二十名壯健嘍囉。背負包裹。行囊帶盤費銀兩。分付山上其餘嘍囉。不許擅自下山。秦叔寶

也去扎縛那兩個健步不可洩漏大家有禍三更時候四友六騎馬手下二十石離了華山取路奔陝西恰是窮冬之際一路來

雲釀雪意多昏色 溪滿水漸作暗聲

馬怯霜華行步緩 人驚風緊聚痕生

是日離長安六十里之地夕陽時候先是王伯當與李如珪做一夥連轡而行遠遠望却一座舊寺新修大雄寶殿屋脊上現着一座流金寶旆被夕陽照射金光耀目伯當在馬上道李賢弟可見得

世事有成有敗當年我進長安時候這座寺已殞敗了却又是什麼人發心修得這等齊整如珪道我們如今在那山門口只當歇歇自己的腳力就進去瞻仰瞻仰便曉得是何人修建那齊國遠秦叔寶却也竝馬而行叔寶自下少華山再不敢離齊國遠二人左右官道上行商過客最多恐二人不改其非放一枝響箭嚇下人的行李來貽禍于我却也不小指指暗算這兩個人到長安只暫住三兩日便好若住得日子多了少不得有一樁大

禍今日纔十二月十五日，到正月十五，還有一個整月，倒不如在前邊修的這個寺裡，問長老借僧房權住。過了殘年燈節前後進城，三五日好拘管他，又不好上前明言把馬夾一夾，對齊李遠遠而言。二位賢弟，今年長安城下處，那貴哩，齊國遠笑道：秦兄也不像個大丈夫，下處貴，多用幾兩銀子罷了。也拿在口裡說。叔寶道：賢弟，有銀子，却沒處用。二人馬上都笑起道：秦大哥，怎麼銀子沒處用。叔寶道：長安歇家房屋都是有數的，每年房價行商過客，如舊停歇，今年却多了我們這輩朋友，我一人帶兩名健步，會見列位，就是二三十人，難道只是我秦瓊有朋友，天下這些差官，那一個沒有朋友。高興到長安看燈，人多屋少，擠塞一塊，受許多拘束。却不是有銀子沒處用。他兩個却是養成野性，怕的是拘束。回道：秦兄若是這等怎麼樣。便好。叔寶道：我的意思，要在前邊新修的寺裡，問長老借僧房權住。你看這荒郊野外，走馬射箭，舞劍輪鎗，無拘無束，多少快活。住過殘年，到來春燈

節前後，我便進城送禮，列位却好看燈。王伯當也見人多，齊李二人舉動有些碍眼，也便極力攔撥。說話之間，却到山門首下馬，命手下看了行囊馬匹，四人整衣進寺，入二山門，過韋馱殿，馳甬道，上大雄寶殿，那甬道也好遠，這望上去，四角還不曾修得完，佛殿的屋脊便畫了。簷前還不曾收拾，月臺下搭了高架，匠人收拾簷，几架木外，設一張公座，張深簷的黃羅傘，傘下公座上坐一紫衣少年，傍站六人，各青衣大帽，垂手侍立，甚有規矩。月臺下，豎兩面虎頭火焰牌，用朱筆標點，還有刑具排列，這官兒不知何人，叔寶衆人進去不進去，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齊國遠祖人高典，秦叔寶識姓支吾，此中自有處世法門。

第十九回

柴郡馬畱寓報德祠

陶蒼頭送進光泰門

詩曰

俠士不矜功。

仁人豈昧德。

寘壁感負羈。

範金酬少伯。

恩深自合肝胆鏤。

肯同世德心悠悠。

君不見報德祠宇揭天起。

報德酬恩類如

此。

信陵君。魏無忌。因妹夫平原君爲秦國所圍。信陵

君率兵十萬大破秦將蒙驁救全趙國他門客有人對信陵君道德有可忘者不可忘者人有德于我是不可忘我有德于人這不可不忘總之施恩的斷不可望報受恩的斷不可忘人話說王伯當乃棄隋的名公眼空四海旁若無人他那里看得上那黃傘下的紫衣少年齊國遠李如珪嘯聚山林青天白日放火殺人天地神鬼都不怕他那里怕那個打黃傘的却不像秦叔寶委身于公門知高識下趕在甬道中間將四友攔住道賢弟們

要上去那黃傘底下坐的少年人却就是修詩的

施主伯當道施主罷了怎麼就不走叔寶道不是

問得

林下的士夫是個現任的官李如珪道兄怎麼知道他是現任的官叔寶道林下士夫黃傘打得却用不得那面硬牌用這兩面虎頭牌却就是現任官了那做官的是個少年人我弟兄四人貌堂堂的走上去與他見禮好還是不見禮好剛則取禍柔則取辱伯當道兄講得有理我們與他榮辱無干只是後邊問長老借僧房住就罷了弟兄四人

齊下東丹墀，走小甬道，至大雄寶殿東柵頭，見許多泥水木作，在那里刮瓦磨磚。叔寶叫了一聲，衆人都近前道：「老爺叫小的們有什麼話分付？」叔寶道：「你們不要着忙，問你一聲，這寺院是何人修建？得這等齊整。」匠人道：「閑人也修蓋不起，是一位勳爵老爺叔寶道，是那個勳衛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國公李老爺修蓋的。」叔寶道：「他留守太原，怎麼又到此間來幹此功德？」匠人道：「因仁壽元年八月十五日，李老爺奉聖恩欽賜馳驛，日暮晚間，寺

內權住寶夫人分挽了第二位世子，在禪堂裏面。李爺怕穢污如來清淨地土，發心布施萬金，重新修建，這殿上坐着穿紫衣打黃傘的，就是他的郡馬姓柴名紹，表字嗣昌，叔寶心中了然明白，就是我那日在臨潼山助他那一陣晚間到此來了。弟兄四人進東角門，便是方丈，步入方丈，見東邊新起虎坐門樓，懸紅牌書金字，寫報德祠三字。伯當道：「我們且到報德祠內，看看報什麼德的。」四人齊進裡壁廂來，小小三間殿宇，居中一座神龕，龕座

子有三尺高神龕直儘天花板高有丈餘裡邊塑
了一尊神道却是立身帶一頂荷葉簷粉青色的
范陽壇笠着皂布海衫蓋土黃罩甲熟皮鞅帶掛
牙牌解手刀穿黃麋皮的戰靴向前豎一面紅牌
楷書六個大金字恩公瓊五生位傍邊又是幾個
小字兒信官李淵沐手奉祀

酬功未盡麒麟閣 銘德先成報德祠

當年叔寶在臨潼山打敗這班假強盜時李公問
叔寶姓名圖報于他日叔寶因不敢通名放馬奔

潼關道上李公不捨追趕下十餘里路叔寶只得
通名秦瓊李公見叔寶搖手聽了名轉不曾聽姓
誤書在此叔寶暗暗點頭那一年我在潞州怎麼
顛沛到那樣田地元來是李老爺折得我這樣嘴
臉我是個布衣之人怎麼當得那國家勛衛塑像
焚香作念這些話是叔寶暗自感嘆嗟咨那四個
人都看那個像兒齊國遠連那六個金字都不認
得問伯當兄這可是韋馱尊天麼伯當笑道適纔
二山門裡面朱紅龕內帶金兜鍪穿鎖子甲捧降

魔杵，那便是韋馱。因有六度萬行，方得與佛齊肩。這個人，其人在唐公會受這個人的恩惠，故此建這個報德祠。衆人聽見伯當說個在字，都驚詫起來，看看這個像，又瞧瞧叔寶的臉，那個神龕左右，塑着四個人，左手二人，帶一匹黃騰馬，右手二人，捧兩根金裝簡。伯當近叔寶，附耳低言，往年兄長出外遠行，就是這等打扮。叔寶暗暗搖首，叫賢弟低聲，這就是我了。伯當道：怎麼是兄？叔寶道：那就是仁壽元年，潞州相遇賢弟時，我與樊建威，長安掛號出來，正是八月十五，唐公回鄉之日，到臨潼山，被群盜圍繞，斃樊虎，擄我上前，抱不平，助那唐公一陣，打退強賊，我打發樊建威先走上馬下山，一下簡，打得馬仰人翻，救出唐公。那是不平已雪，放馬就走。李爺追趕下十數里來，問我姓名，我沒奈何，只得通名秦瓊。他不知怎麼，倉卒了，錯記瓊五君子施恩，不望報，就隱了罷。這話一些說不得。伯當笑道：只因他認你做了瓊將軍，所以折得將軍在潞州這等窮了。兩邊說笑，不期

那柴嗣昌遵岳父之命來修蓋祠院。責任也不輕。坐在月臺之上。偶然望見四人。雄糾糾的進去。不知甚麼人。分付家將暗暗打聽。何等樣人。以此家將們就隨在後邊看他舉止。叔寶們在祠堂內說話時。外面早有人聽見。上月臺來報。郡馬爺那四位老爺裡面。有老老爺的恩人在內。柴嗣昌聽了。整衣下月臺。入東角門。進報德祠。着地打一躬。那一位是妻父活命的恩公。四人答禮。伯當回言。指着叔寶道。此兄就是李老大人臨潼山相會故人。姓秦名瓊。李老大人當年倉卒。錯記瓊五郡馬。如不信。雙簡馬匹。現在山門外面。嗣昌道。四位傑士。料無相欺之理。請到方丈。命手下鋪拜壇。俱頂禮相拜。各問姓名。就是齊國遠。李如珪。都不避嫌疑。都通了實在的姓名。那郡馬叫手下山門外牽馬。搬行李。并衆人都到僧房中。打疊就分付擺酒。接風洗塵。當席間。取文房四寶。修書差人太原通報。唐公將他弟兄四人。款畱于寺內。飲酒作樂。頑耍光陰。似箭半月已過。

茲歌移歲月。

盃酒失昏朝。

不是梅花發。

猶疑臘未消。

新春就接連燈節相近。正月十三日，柴嗣昌厚待叔寶，新修的大雄寶殿，扎縛得一架鰲山燈，試燈飲酒，更深方散。叔寶回房中，與伯當商議，這個飲酒是無益的事。來日向晚，就是正月十四，進長安，還要收拾表章禮物。十五日絕早進禮，伯當道也。只是明日早行就罷了。叔寶侵晨分付健步收拾鞍馬，進城。柴嗣昌曉得他有公務，不好阻撓。只是

太原的回書不到，當初齋書去的。若是公門差遣，就有個期限了。却是本宅家將路程又遙遠，此時唐公太原多事，回書那裡得到。柴嗣昌暗想叔寶說這件事，也就講不望報的話。他進長安，齋過了壽禮，逕自回去了，決不肯到寺中來候我岳父的回書。倘岳父有回書來，敦請此公不在了。我前書豈不謬報于長者。我陪他進長安去，也就看看燈，完了他的公事，邀回寺來，好候我岳父回書。嗣昌就對叔寶道：小生也要向長安觀燈，一則陪恩公。

同行何如叔寶因搭班有些不妥當也要借他勢頭進長安去連聲道好齊國遠私向叔寶道這般標致的小官人路上去還是幹得一遭的哩叔寶正色道你又來沒個恁了國遠道小弟原是取笑閑話休題嗣昌即便分付手下收拾鞍馬衆將督工修寺不可怠惰我隨身的二人帶羶包拜匣多帶些金銀錢鈔陪泰爺進京送禮還是我做主人飯後起身共是五籌英俊七騎馬兩名背包健步從者二十二人離承福寺進長安纔過半月路土景色又已一變

柳含金粟拂征鞍。草吐青芽媚遠灘。

春氣着山萌秀色。和風清水弄激瀾。

雖是六十里路馬來得快起身遲了些到長安時日已沉西叔寶留心不進城中安下處恐出入不便剛入街頭離光泰門還有八里路遠傍城市半山林的所在見一大姓人家房屋高大落地寬闊掛一個招牌寫陶家店叔寶就道人多日晚怕城中急促尋不出大店家且在此歇下罷催趲行囊

馬匹進店，各人下馬解面臉，拂塵灰，手下搬行李，進客房。馬拆鞍鏡槽頭上料，眾人都到主人大廳。上掛許多不曾點的珠燈，倒擺好幾卓盛酒，還不曾有人坐。眾豪傑亂坐于席上，看燈。主人進廳，致懇懃之意，列位老爹不棄，非肴薄酒。今日就看燈。罷叔寶道：有這等賢主人，也只是厚謝了。這個酒席是主人親故看燈的，見他眾人坐在席上，也不過是口角春風，虛邀眾人。見叔寶應承了，主人却難收口，叫手下快些煖酒。主人到自己房中，拿幾

張帖子，命手下把請的酒客轉都辭了。今日到了，一起客人都是冠裳之列，借這個酒席款留了容。且陪罪罷。秦叔寶這個有意思的人，難道不知主人是日前奉風如何，就招架他喫酒，他心裡自有個主意。今日纔十四，恐怕朋友們喫了晚酒，沒事幹。街坊頑耍，惹出事來，他公幹還未完，只得借主人酒席款留諸友。到五更天，賚過了壽禮，却得這個閑身子陪他們看燈。叔寶留心到此酒，也不十分喫。眾朋友開懷痛飲，三更時分盡歡，方纔回客。

房中睡。正是

觸處花燈忘却夜。釀來春酒是生歡。

叔寶却不睡，立在庭前。主人督率手下收拾家仗，與叔寶立在一處，問公貴衙門。叔寶道：山東行臺來爺標下奉本官賀壽禮，與楊爺上壽。正有一事奉求店主道：什麼見教？叔寶道：學生奉差長安，經行幾遍街道衙門，日間好認。如今我不等天明，要進明德門去。寶店可有識路的尊使，備一位去引路。小弟有厚謝，主人指著收家仗一人道：這個

就是舍下的老僕名教陶容，不要說路徑，連禮貌稱呼都是知道的。陶容過來，這位是山東秦爺要進明德門，往越公楊爺府中拜壽，你可引路伏侍。秦爺陶容道：秦爺若是帶得人少，老漢還有個兄弟陶化，一發跟秦爺拿拿禮物。叔寶道：這個管家果然得用。自己先回房中，叫健步取兩串皮錢賞了陶容。陶化却就打開了皮包，照發單，順號分做四個絨包，兩名健步與陶容弟兄兩個跟隨在後。叔寶乘衆昏醉中，不與說知，竟出陶家店，進明德

門來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塑像供禮唐公之報德至矣。此時叔寶不過二介小人如何當受得起。所以弄得七顛八倒。帶了一班粗人便步步笑策照顧把叔寶向日莽撞心性都鎔化了。此亦動心忍性處也。若說沒要緊帶此一班自討波查便賠却英雄眼。齊國遠不識字草寇認金字牌位爲韋馱尊天。妙極妙極。店主隨口留酒也是奇事也是。帝事回親友却有靈變。

收禮官英雄識氣色 打毬場公子逞豪華

詩曰

帝里古稱雍 雄關百二重 終南時拱極

渭水日朝宗 鳳闕含雲矗 龍宮惹霧濃

五陵來俠騎 三市集歌鐘 國富人偕樂

民淳戶可封 垂衣是文景 補袞得夔龍

衢擊堯天壤 邊消夜月烽 九州皆混一

熙寧可追蹤

長安自古帝王都會，自東西魏分據，也多兵火。到隋文混一天下，世日殷繁，說山有終南山、太乙山、驪山、商山、熊耳山、太華山、少華山，千層圍繞，說水有黃河、渭河、洛河、涇河、潼水、灞水、灃水、百道縈迴，關隘有子午關、藍田關、蒲津關、武關、潼關。宮殿有長樂宮、未央宮、長楊宮、五柞宮、翠微宮、華清宮、興慶宮、建章宮、甘泉宮、阿房宮、太極殿、倚蘭殿、金華殿、白虎殿、臺閣有麟閣、凌州閣、開襟閣、石渠閣、天祿閣、朝元閣、重明閣、章臺、栢梁臺、通靈臺、說經臺、苑，有上林苑、芙蓉苑、沙苑、博望苑、池，原有曲江池、太液池、昆明池、樂游原、細柳原，長安有十門，隋時定名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花、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六街、三市、歌榭、歌樓，好不殷繁。當日長安明德門三更天就開了，天下賚禮官，負或那一

門那一關。城裏城外地方歌家。那地方官就有箇報單到巡視京營衙門。巡視京營官。摠類一箇報單。遞到楊越公府內。越公知天下資禮的官城外。的多三更。天發了兵符。城內發匙。開城放資禮官。進城。每年價京堂文武官。負燈節朝賀表章。五鼓時候纔進。今年奉天子旨意。預一箇更次。四更天上。天子燈節朝賀表章。讓五鼓文武官。負與越公。上壽。這越公。却也尊榮得緊。坐銀安殿。據胡床。戴七寶如意冠。披脂龍銀裘。褐執玉如意。胡床後列着翡翠珠冠袍帶女官十二員。以下羣妾甚多。列爲錦屏。是文帝賜與越公爲晚年之樂。稱金釵十二品。左手執班的那員女官。乃江南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曾配附馬徐德言。因國破家亾。夫妻分袂時。曾將金鏡擊爲兩半。各懷一半。爲他日之驗。文帝四十二。負女官。樂昌公主在內。越公領回點入後宮。見他不是全身。

梅開想是曾經雪。柳綻應知已動春。
問他紅鉛落于何人之手。此婦哭慙于堦下。妾乃

陳主之妹樂昌公主曾配于徐德言，却取懷中半面金鏡，哭懇前情。越公命軍士將半面鏡子，貨于巾井，得徐德言于門下爲幕賓。夫妻再合，破鏡重圓。這是未歸徐德言時節該班之日，少不得領班。右手下領班的那一員女官，却就是紅拂張美人。不惟他修眉曼臉，顏色過人，還又俠氣沉心，聰穎出衆。却又有個異人，乃是陝西京兆三原人，姓李名靖，字藥師，現爲楊越公府中主簿。蓋隋制三公開府各有府僚，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督護各官。正如曹孟德門下楊修之流，管理他往來書札。此日京堂文武官員，一品、二品、至三品者，進楊越公府入儀門，登堂拜壽。越公優待以禮，承奉官獻一杯茶。以下四品、五品、大夫、郎官，就不上堂，只在滴水簷下，直從丹墀擺至儀門總拜。天下藩鎮官將，差遣賚禮官員，俱分派在各幕僚處收禮。那些收禮的官，有許多難爲人處。凡賚禮官員，除表章外，各具花名手本，將彼處土產禮物相送，稍不如意，這些收禮官

苛剋起來受許多的波查且不講別處官員單表
山東一路各官禮物曉諭在三原李靖主簿廳交
收秦瓊便押着禮物到主簿廳來堂中燈燭輝煌
渾如白晝李藥師見叔寶走上堂來一貌堂堂儀
表不凡李靖暗喜此人決不久居人下相見時禮
貌愈加欽敬看他的手本乃旗牌官姓秦名瓊問
及是北齊武衛將軍之後待爲上賓表章禮物一
覽盡收並不苛剋私禮一毫不受獨留在堂後收
禮畢命手下取酒款待一賓一主坐下便問叔寶

年齒幾多叔寶答言二十有四李藥師笑他年定
爲一殿之臣必爲國家大將只是眼下有些氣色
不開問道叔寶兄賚禮來時還有同伴者幾人叔
寶不敢言下處有五個朋友說小可奉本官遣差
賚禮止有健步兩名相隨並無他人老先生爲何
問及同行藥師道我學生未遇楊公之時飄蓬于
苦海就是諸子百家九流的事無不留心却偏愛
風鑑適纔據兄言尊庚二十四歲正值印堂管事
却有此黑氣侵入怕有驚恐之災不敢不言兄長

他日必爲國家之股肱，然而骨格定一世之榮枯，氣色應眼前之休咎。我學生前日夜觀乾象，正月十五三更時候，民間主有刀兵火盜之災，乃彗星過度。

吉曜未臨先作福，凶星過度始爲殃。

學生所問兄長同行朋友到京，切不可觀燈玩月，恐羅在此難，難以脫身。到不如速回山東爲妙。叔寶道：奉本官遣差費禮到此，不得楊老爺的回書，又無本官批廻，轉山東見本官將何爲証。藥師道：

恐兄不肯回去，但肯回去，此二事學生可以存得。李靖怎麼敢應叔寶有回書回批。楊越公凡一應書札都假手于李靖。這回書不難了，裏面圖書却是張美人掌管。美人有意于李藥師，凡請圖書沒有一個耽延的，故說這日書札甚多。越公也恐請印往返耽延不便，分付將圖書暫給李靖。故李靖敢許叔寶回書。叔寶又問及李玄遂。李藥師道：也似一時亂世奸雄。他日與大公子周旋，不得出來，兄也不必見了。叔寶舉手作謝。李藥師命手下青

衣行酒。自回幕賓堂後，不多時，回書回批二事俱全。與叔寶天色已明，臨分手，又叮嚀切，不可進城來看燈。李靖也就今晚趁大亂，與張美人竊兵符，私出長安，投奔并州太原。後邊兩人果都爲唐太宗佐命功臣，正是

共是不凡流。

相逢氣便投。

風雲如會合。

同奮碧雲頭。

當時叔寶得了回書，陶容引路出光泰門，到下處，却有人望路遠，且走且想。李藥師却是神人，知幾件事，洞如觀火，指示迷途，教我不要看燈，只是我到下處對這幾箇朋友，開不得口。他這幾箇人，都是不信陰陽神鬼的。去歲在少華山，遇見伯當說起長安，他就講看燈。那齊國遠李如珪也要來，我用言語搪塞他，幾乎傷了義氣。就是昨日柴嗣昌陪我來，却也講看燈。我如今完了公事，怎麼好說。遇這箇高人說我面上步位不好，我先去罷。不像個大丈夫說的話。大丈夫却要捨己從人，我的事完了，怎就好說這箇鬼話來。真的也做了假的了。

惹衆朋友做一場笑話。李藥師我秦瓊只得負了你罷。開不得口。隱在自己腹內。倒陪他進城來看。看燈。我約他們不要放肆就是了。這些話。叔寶却不是明言。只在肚內籌笑。回還下處。這班朋友在下處。天明不見了。叔寶一箇箇急得摩拳擦掌。不能免俗。都換了鮮明衣服。巾幘鞋履。川過了酒飯。蛇無頭而不行。只等叔寶回來。纔笑還了店帳。起身可。可的叔寶來了。衆人齊道。兄長怎麼不帶我們進城去。叔寶道。五鼓進城。幹什麼事。如今正好進城耍子。王伯當便問李玄遂。叔寶道。他在越公府中。一時急卒難見。衆人道。秦大哥可曾喫飯。來。叔寶道。楊越公府中待了飯了。列位可曾用過飯。衆人道。都酒醉飯飽了。叔寶道。謝了店家麼。嗣昌道。昨日那六席盛酒。手下盡醉。今日早飯甚豐。小弟送了他二十兩銀子。四疋路紬。叔寶道。穀子。手下的已自把馬匹都牽出來了。衆豪傑都上馬。八匹馬。三十箇人。出店門就去了。一條街道都是豪傑。每僭了。轉灣處。伯當在馬上回頭笑將起來。

道秦大哥醜都是我們這些朋友裝盡了。叔寶道怎麼又是我們裝醜了。伯當指衆人道我們七個騎在七匹馬上背後二十多人掉襯紫褲背負包裹如今進城只好穿城走將過去行長路的倒北方轉來人就說了這些人路也不認得錯了路回來了如今我們進城却要在街道市井熱鬧去處酒肆茶坊取樂頑耍帶這些人可像個模樣叔寶此時又想起李藥師的言語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如今進城倘有些不美的事跨上馬就走了若

依伯當他只要步行頑耍富貴不離其身若沒有馬寸步難行伯當與叔寶二人只管爭這騎馬不騎馬的話李如珪道二兄不要相爭小弟有個愚見叔寶道賢弟你說罷如珪道小弟也不依秦大哥騎馬也不依王大哥不騎馬若肯依我小弟馬只騎到城門口就罷了這許多手下人帶他進城幹什麼事就城門外邊尋個小下處把這些行李都安頓在店內馬都卸了鞍轡牽在那護城河飲水啃萌芽青草衆人輪流喫飯柴郡馬兩員家將

甚有規矩。教他帶了瓊包拜匣，多掣些金銀錢鈔，跟進城去，以供杖頭之用。其外面手下，到黃昏時候，將馬上了細料，緊轡整鞍，在寬厰些的去處。等候我們出城。衆朋友齊道：「講得有理。」說話之間，已到城門口。叔寶分付兩名健步：「我比衆老爺不同，有公務在身，把回書與回批，不要梢在馬鞍後，恐有疎虞，可用瓊袋隨身帶了。這都是性命相關的事。」黃昏時候，我的馬却要多加一條肚帶，小心牢記。叔寶同諸友各帶隨身暗器，領兩員家將進城。

套街看景

自古興龍地

峭函大府高

歌塵能蔽月

舞帶亂翻濤

貝闕飛雲鳳

花燈燦海鰲

輪蹄紛沓擁

三市集英豪

那六街三市，勛衛宰臣，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與民同樂。家家戶戶結綵鋪瓊，收拾燈棚。十三日就着了，怎麼今日十五日又收拾，但點過一晚燈燭，未免闌殘。次日都要收拾，今日又是上元佳節，又

是揚越公的壽誕。這巡視京營的官員奉承越公發火牌有數十餘面。在長安大小街道上。曉諭黎民百姓。今晚務要通宵長燭。如有燈火昏暗。顏色不明。俱依軍法。就是這些宰相府門首。也有紫綵匠。紫綵過街燈樓。因天子御賜花燈。要彰天子榮寵。與民同樂。這班豪傑都看到司馬門來。却是宇文述的衙門。那紫綵匠紫縛燈樓。日間沒有什麼好看。只是那府對過照壁後。倒有上千的人喝采。他照壁後怎麼容得許多人。若說別的衙門。就容不得了他。却是個兵部尚書府。照壁後有個射圃。天下武職官的應襲。比試弓馬的去處。又叫做小教場。什麼人喝采。乃圓情的拋聲。誰人敢在兵部射圃。圓情就是宇文述的公子宇文惠及。宇文述有四子。長曰化及。官拜治書侍御史。次日士及。尚南陽公主。官拜附馬都尉。三曰智及。將作少監。惠及是他最小兒子。倚着門臉。少不得做了官。目中便不看一行書。胸中也不曉一毫理。穿的綾錦。吃的珍羞。隨從的無非是一干游食游手。讒諂面諛的。

光棍。只有教他爲非的。那有教他學好的。公子使父親的勢。幫閑的使公子的勢。騙公子的錢。使酒漁色。頑耍游蕩。無所不爲。這圓情一節。不曾踢得一兩脚人。就贊他在行。他也自說是在行。以此天下圓情的把持。打聽得長安賞燈。都趕到長安來做生意。到此曉得宇文公子重他。六片香皮都投在宇文公子門下。公子要搭合圓情把持。把父親的射圃討了。做一個打球場。不是今日纔踢。打正月。月初一。踢到燈節下來。公子却極會頑耍。把月臺上用五綵裝花段。搭起漫天帳來。遮了日色。正面結五彩球門。書官球臺三字。公子上坐。左右坐兩個美女。是長安城平康巷聘來的。因圓情無出其右。綽號爲金鳳舞。彩霞飛。月臺東西兩傍。紮兩座小牌樓。天下的這些圓情把持。兩個一夥。吊頂了一軸行頭。雁翅排于左右。下二百多人射圃。上有一二十處拋場。有一處兩根單柱。顆紮起一座小牌樓來。牌樓上紮個圈兒。有半來大小。號爲彩門。江湖上的豪俠朋友。不拘鎖腰單鎗對拐一

担月肩粧雜踢踢過彩門。公子丹臺上就送彩段
一疋。銀花一對。銀牌一面。憑那人有多少謝意。都
是這兩個圓情的得了。也有踢過彩門贏了彩段
銀花去的。也有踢不過遺竿人的。正是

村在骨中挑不去。俏從胎裡帶將來。

那些來看圓情的黎民百姓。重重疊疊。嘈嘈雜雜。
嬉嬉哈哈。挨挨擦擦。如人山一般。相似他那六個
豪傑也。頑耍到此。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衛公之言。叔寶既知休咎。到底不能收斂。曰
少年游俠。混擾長安。雖非保身之道。然英雄意
興到此。實煞不住。莫謂叔寶不知簡約也。

